

A person in a dark coat is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through a snowy, wooded area. The trees are bare and their branches are covered in snow, creating a soft, hazy background. The person is center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frame, walking towards the horizon.

# 因为痛， 所以是爱情

她像孙女，又像忘年交，偶尔还像姐姐或者母亲……  
但这无法掩盖炽烈的爱。

[韩] 朴范信/著 郑慧/译

# 因为痛， 所以是爱情

[韩] 朴范信/著 郑慧/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因为痛, 所以是爱情 / (韩) 朴范信著; 郑慧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438-8225-6

I. ①因… II. ①朴…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①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644 号

##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8-2011-556 号

은교

Copyright ©2010 by Park Bum Shin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Shanghai All One  
Culture Diffusion Co., Ltd.

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SilkRoad Agency, Seoul.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170000

印 张: 9

出版时间: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胡如虹

特约编辑: 张 斌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ISBN 978-7-5438-8225-6

定 价: 25.00 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39 号长新大厦 1001 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http://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mailto:tougao_qc@yongsibook.net)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诗人临终笔记——诗人李寂寥 / 1

Q 律师（之一） / 6

50

诗人的笔记——枪 / 11

诗人的笔记——双眼皮 / 15

Q 律师（之二） / 21

诗人的笔记——灯笼 / 32

诗人的笔记——心脏 / 40

Q 律师（之三） / 50

诗人的笔记——写给我的少女，银娇 / 62

诗人的笔记——肉体，像草一样的东西 / 76

诗人的笔记——疑心 / 96

Q 律师（之四） / 104

徐志宇的日记——风湿病 / 113

诗人的笔记——羽毛缎兔子 / 133

|                         |
|-------------------------|
| 诗人的笔记——黄发青年 / 139       |
| Q 律师（之五）/ 148           |
| 徐志宇的日记——不安 / 154        |
| 诗人的笔记——沉默 / 161         |
| 诗人的笔记——犯罪 / 167         |
| 徐志宇的日记——不寻常的和平 / 180    |
| 诗人的笔记——愤怒 / 187         |
| 徐志宇的日记——叛逆 / 200        |
| 诗人的笔记——宣告 / 209         |
| 徐志宇的日记——鲜花歌 / 221       |
| 诗人的笔记——梦，加州旅馆 / 232     |
| 诗人的笔记——执行 / 240         |
| Q 律师（之六）/ 257           |
| 诗人的笔记——写给银娇的最后一封信 / 265 |
| 诗人最后留下的笔记——Q 律师 / 280   |
| 后记 / 283                |

## 诗人临终笔记

|| 诗人李寂寥 ||

我将死于 2009 年初夏。我确信如此。难道不是吗？也许在冬天过去之前我就会死去。

现在是 2008 年腊月的最后一天。不，现在刚刚迎来了 2009 年新年的第一天。电视里传来了普信阁的子夜钟声。电视放在和书斋相邻的卧室里。钟声中夹杂的人们的欢呼声让人感到不悦。我想应该关掉电视了。可是，遥控器好像在卧室。两扇条纹推拉门将二楼的卧室和书斋相连。我却一点儿也不想走到卧室。

最后一次呼唤银娇吧！

我看不清。如果没有新配的特殊眼镜，恐怕连这篇文章也写不了。我几近失明。勉强看得见手机放在书桌上。那孩子已不再住在这个小区了。很远。现在也许正和朋友们在普信阁前面欢呼呢。床边就放着遥控器，到那里还不到十步。我使出浑身的力气站起来。可还没迈出一步，身体就一下子向一旁摔倒了。虽然抓住了椅子的扶手，但并没有起到支撑的作用。椅子和我一起倒下了。我那瘦骨嶙峋的身体已经只剩下骨头了。大腿部的某处好像断了似的。我气喘吁吁地沿着地板爬到了卧室。用手摸索着，艰难地抓到了遥控器。播

音员正在调动现场气氛，说现在是最后的钟声了。在给了普信阁钟特写之后，电视画面里满是云集在街上的人们。虽然我只能依稀看得见轮廓，但我感觉就是如此。啪啪啪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我郁火迸发，一下子摁了遥控器的电源开关，然后将遥控器扔到了卧室的角落里。

沉寂。

我爬回到书桌前。重新写道：我将死于 2009 年初夏。我确信如此。难道不是吗？也许在冬天过去之前我就会死去。

医生明天早上将会和救护车一起来。我不再固执己见而决定去医院，是因为我和今天早上来访的医生心有灵犀。在我的立场来看，读懂医生的眼神简直易如反掌。我俯视庭院说道：“这是去年春天新种植的梅花。”医生却说道：“好像要下雪。”我分明听到那位医生心里在说，“先生您恐怕看不到那花开了。”我们无言之中达成了协议。我确信我的死亡已经临近，这也是医生的想法，是我非常期盼的结局。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还有最终患上的肿瘤在短期内扩散到了我的全身。因为我只是接受镇痛剂的处方，一直拒绝一般性治疗，所以肿瘤很快就扩散了，四处建立自己的巢穴，随心所欲地吞噬着我。况且，我不但不接受治疗，还继续饮酒，酒就像毒一样。

哪怕最长我也活不到梅花开放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

去医院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死亡。当然那些治疗的任何处方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拒绝，只是不想一个人死在这里。

房子四周环绕的松树丛在大冬天仍然形成了浓浓的树荫。这是些比我还年长几倍的老松。虽然是因为喜欢这些松树才住进了这房子，但是现在我却很厌烦这些连打蔫都不会的松树。松树的根现在应该已经遍布了整座老宅。我感到呼吸急促。仅是想象被这些松树包围着一个人死去就觉得可怕，更何况尚不知道残酷的痛症会在什么时候突然袭来。那是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症。

现在再怎么喝烈酒也不能解决问题。我得避免痛症。还是在随时能够注射镇痛剂的医院里，在护士们的簇拥中离开这个世界好些。要是遇到一名手轻的护士就好了。

今天晚上写完这篇文章，我将把这个笔记本密封起来。遗书已经另外写好了。所以，还是明天早上一起交给护士后住进医院的好。因为医院是走向死亡的最普遍之门。

遗书已经写好。

遗书的内容，简要地说：1. 由我曾所属的文学团体成立特别委员会，由他们决定这座房子和这房子里所有东西的命运。2. 死后，我的版税收入全额交给韩银娇。3. 剩余财产由我唯一的血脉臬来继承。4. 我留下的这个密封的笔记本必须在我死后一年才能开封公开。5. 这所有的一切都将委托给 Q 律师来处理，他也是我最为信任的、相交甚久的后辈诗人，等等。我的遗书就此结束。

同时，我声明，这笔记本里所记录的一切全部属实，没有添加，也没有故意删减任何东西。

啊，我爱韩银娇。

这是事实。银娇现在只不过是十七岁的年幼的少女。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迈诗人。不，新年已经到来，现在的我七十岁。我们之间相差了五十二岁。你们也许会因此说我的爱不是爱，而是一种变态的情欲。我不会否认，但是我的想法有些不同。爱的萌发、成长和消灭与生物学的年龄没有关系。首先一语道破“爱情没有年龄”的是写下传世之作《思想录》的帕斯卡（Pascal）。称爱情是“没有分辨力的疯狂”的是莎士比亚。爱情不会被局限在社会的熔炉或时间的刻度里。难道不是吗？爱情本来就是疯狂的。因此，我很想说你们的爱情天生就是疯狂的、变态的。但是没关系。因为你们的爱情只不过是你们的而已。

还有一件事。

我想事先声明徐志宇是我所杀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

还记得作家徐志宇吗？曾写了三本畅销书，其中的一本，《心脏》现在还在热销中。因此即使是一年后公开这篇文章，你们也会很快就记起他。他是我的学生，同时还自任了几年的“管家”角色。在我被残酷地撵到了生命尽头的晚年，他就像我的分身一样。我也曾爱护着他，但最终却杀害了他。我成功地完成了犯罪。这篇文章是关于这个谋杀所有的原委如实的、没有增减的记录。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为了写什么悔过书才留下这篇文章的。我不会悔过，也没有悔恨。徐志宇是个死不足惜的、没有价值的家伙。他连文学是什么都不知道，却以作家自居度日。我的诗他根本连一篇也没能理解。怎么能够容忍连诗

都无法理解的作家呢？

在下雨，好像还在刮风。松树丛的树荫在满是霜花的玻璃窗上晃动。

是一种本能……

## Q律师（之一）

在下雨，好像还在刮风。松树丛的树荫在满是霜花的玻璃窗上晃动。

是一种本能……

读完了序言的最后一句话，我很惊讶，下意识地合上了笔记本。这是一本用黑色带子打结的漂亮的笔记本。用钢笔一笔一画地写得清清楚楚的诗人的字迹也很漂亮。我用笔记本上的黑色带子将笔记本打上了结。

2010年早春三月，今天就是诗人李寂寥的一周年祭。按照诗人的遗嘱，在迎来了一周年祭之后，我翻阅了诗人留下的笔记本。刚读完笔记本上的序言，仅仅是读完了序言，已经让人局促不安了。

很庆幸，韩银娇看上去对李寂寥诗人留下的笔记本丝毫不感兴趣。在我用眼睛阅读李寂寥诗人留下的笔记本上的序言期间，刚刚成为大学生的她一直在凝视着位于19楼的我的办公室的窗户对面。她所感兴趣的是站在19层的高度上俯瞰的世界，那远景本身。瑞草洞一带和艺术的殿堂，还有那后面牛眠山的地平线，都整整齐齐地尽收于宽敞明净的玻

璃窗里。

她刚才一进办公室就“啊”的一声，做出一副很惊讶的表情，向窗边走近。她问道：“这栋建筑物真的是您的吗？”又说道，“太棒了。以后我也想拥有这样的办公室。”她一开始就那样贴在窗边。“在这么高的地方工作，好像会有种成功的感觉。”她依然背对着我站着，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道。阳光逆光映照着她。她的肩很窄，脖子修长。顺着她那紧紧向上扎起来的头发发根，白皙的后脖颈映入我的眼帘。

遵照诗人的遗嘱，在他死后一周年祭时我打开了这个笔记本，作为证人，今天叫来了银娇。但是她好像连自己为什么来这里都忘了似的。过世的李寂寥诗人属于死去的“诗人的社会”，年轻的银娇正瞻仰着世界更高的未来。对于她说，诗人只不过是一个被遗忘的存在而已。

意为沉寂冷清之义的寂寥当然是诗人的笔名。他二十多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梦想着成为那如暴风雨般的革命战士。三十多岁的十年在狱中度过，四十岁到七十岁死为止，是一名诗人。

他生前出了十二本诗集，相当于每三年出一本。他出的每本诗集不仅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也得到了大众们的喜爱。除了诗集之外，全无著书。他连一篇散文都不曾写过，也未曾接受过正式的采访。即使是在开发的大潮和民主化的暴风雨中，他也只是写诗而已。人如其名，他彻彻底底地实践了“寂寥”。越是无法忍受他人发出的嘈杂噪声的人们，也就更加热爱并尊重他对诗的忠贞，还有他那寂寥的声音。当然并

不是说他对于这个世道漠不关心。蕴涵在诗中的他的“发言”无论何时都站在时代的前沿，发挥了引领人们的、令人惊奇的力量。他的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社会现实，常常成为时代谈论的焦点，引起人们的共鸣，并最终成了耀眼的“寂寥”。他去世的时候，人们都说现在世上只充满了低级的噪声，大家排着数百米的长队，不分昼夜地来吊唁他。直到一周年祭的今天，他的诗作每天都被各种媒体引用数十遍，对他的诗附加的注解和解说已经被编辑成了十多本书籍出版。有人说他的“寂寥”比喊声更加豁然，更加有力量。虽然他只是一位诗人，但他的诗所留下的回音跨越文坛，被广泛地传播到了政界和社会运动团体，还有宗教界等。可这个笔记本里所记录的爱情和杀人的告白又算什么呢？

“怎么了，律师先生？”突然韩银娇转过身问道。我下意识地紧紧握着笔记本。

“没，没什么。”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我也知道，年迈的李寂寥诗人爱着这个年轻明朗的少女。他在世的时候，我就知道。但是他关于杀人的告白却很令我吃惊。

该如何接受诗人杀害了徐志宇的这一告白呢？

正如诗人所告白的那样，先他六个月左右死去的徐志宇是在诗人的晚年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人，也是名畅销书作家。人所共知，他离过一次婚，但是在守候诗人的几年间，他独自尽心竭力地侍奉着诗人。很多人都称颂说一般的子女也做不到那么好。

“您脸色很暗。爷爷留下的那笔记本里写了什么奇怪的

东西吗？”银娇她现在还称诗人为爷爷。

“只是……面对先生的亲笔，感到心痛，也有些疲惫。”我含糊其辞，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刚好去供奉诗人灵位的近郊寺里办完了一周年祭祀回来，疲惫也是事实。况且晚上文坛还准备了悼念诗人的追悼仪式，我不管是作为一名后辈诗人还是作为法律监护人，都得参加这个悼念活动。从年龄来看，诗人长我十岁，我们在狱中的时候第一次相识，成为挚交好友已有半百年了。

“爷爷的字迹真的很奇怪。我一读到爷爷写的东西就头疼。”韩银娇瞥了一眼钟表，然后拿起了手提包说道，“律师先生您看过之后，如果有我需要知道的，以后告诉我吧。”

“这就要走吗？”

“和朋友有约。”

韩银娇推开办公室的门出去了。刚刚是三月初，牛眠山山麓还覆盖着白白的残雪。现在仍是零下的冷天气。我把韩银娇送到了门前。

“下午的商谈推到明天，今天你就下班吧。”我告诉尹小姐。所谓的职员只不过只有尹小姐一人而已。作为律师的我和隐退没什么两样。除了认识的人请求帮忙之外，原则上这已经是不接受案件的第三个年头了。尹小姐放下咖啡出去了。办公室里暖烘烘的。

我翻开李寂寥诗人的笔记本，走到沙发旁坐下了。

这是诗人用钢笔一笔一画想要继续写下去的笔记本。我仍忐忑不安。我感到李寂寥诗人深爱着韩银娇与杀害了徐志

字的告白，和最后一句“是一种本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起初，是因为诗人杀害了徐志宇这一令人震撼的告白而忐忑不安。后来，那种震撼消失之后，现在因为“是一种本能”这话而忐忑不安。

李寂寥诗人书斋的窗户很宽敞。是否在濒临死亡的深夜，他也很想展望外面的世界呢？窗户应该是和他坐的位置正面对视的，用韩纸糊的外层窗好像是开着的。不难想象老松树的影子在被霜花覆盖的灰白的玻璃窗上影影绰绰晃动的样子。我半躺在沙发上，以李寂寥诗人那样的目光静静地望着窗外。影影绰绰晃动着的松树的影子，可能是那种既不黑也不亮的深绿色的树荫。

诗人是一位被各种疾病吞噬的七旬老人。我眼前浮现出瘦骨嶙峋，布满老年斑的李寂寥诗人那干瘪的面颊和稀疏的白发，还有像井水一样深邃的眼睛。可以这样说，虽然肉体已逝，但诗人唯一存留下来的明亮的目光就映在了玻璃窗上。松树那深绿色的影子，随着风，温柔而又粗暴地抚摸着布满霜花的玻璃窗。

极度寂寥的时间过去之后，李寂寥诗人最终以在某人的心脏上捅刀子的心情，以“是一种本能”将长长的告白告一段落。本能好像是没有生老病死似的。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也是为此。李寂寥诗人留下的最后的文章该怎么说呢？蕴涵着冰冷的暴力性。本能是战胜时间的利刃，最终招致某人的死亡，就像是新降的暴雪似的。

咖啡在不知不觉中凉了。

## 诗人的笔记

|| 枪 ||

难以忘怀初见的银娇。

初夏某一天的下午，我外出回来。以公交车终点为中心，这个小区混杂地分布着相差不多的低层小区住宅和新建的几座小型别墅，还有旧式个人住宅。小区最后面就是我的家。被山环绕的这个小区总是很安静。进到大门里面，老松林立的陡坡之间，连接着木制的台阶。

一个少女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诧异地停下了脚步。阳光明媚。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少女吗？大门分明照原样关着。正堂的客厅前面，向庭院正中间延伸的桌子上，阳光和松树的树荫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紫藤制的摇椅上，少女不以为然地“被放在那儿”。我想她是被放在上面的。别人都知道这个摇椅陪伴我多年，就像我的同胞一样。因此，别人从不敢坐上去。我想这可恶的……就在这时，传来了喘息声——是那个少女的喘息声。我蹑手蹑脚地向着少女对面的椅子走去。起初，少女的喘息声听起来真好听。松树的树荫映在了少女的下颌周边。四周万籁俱静。我静静地注视着那个酣睡的少女。十五六岁吧，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从下颌周边开始直到腰身，上半

身映照在下午的阳光里，很白皙。就像牛繁缕花。

老家后院井边成片成片盛开的牛繁缕花，毫无头绪地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她的 V 字领半袖 T 恤衫是白色的，所以更感觉如此。吁吁的喘息声仍旧持续着。就如同那既安静又清脆的喇叭声。就像是亲眼看到了，亲手触摸到了似的，我第一次如此生动地听到某人的喘息声。眉毛浓密，额头白皙且稍向外突。难道不是少女，而是少男？剪得短短的头发很有光泽。顺着修长的脖颈流淌而下的静脉被我看得清清楚楚。阳光不知道有多么明媚，如果仔细地看，就感觉连少女的内脏都能看得到似的。搭在扶手上的两只手和胳膊就像小孩子的那样纤细。鼻尖上汗珠涔涔。和她那看上去可怜兮兮的体形相比，胸却很丰满。一边被弯曲的胳膊挡住了，一边却凸出来向衬衫上面隆起。

还有，我看到了那个东西——枪。

枪的末端贴近锁骨露出来。起初我还以为是项链，再次一看是文身。从衬衫的 V 字领下面开始向上耸立的绿色枪尖上透射着阳光。我下意识地“咕”地咽了一口唾沫。那是用精巧的细笔画上去的枪。胸部画着枪的文身，那么藏在衬衫里面的乳房上就应该是紧紧地攥着枪把儿的。枪尖锋利且雄壮。我想象着一名战士正隐身在衬衫里窥视着这边。在白色的徽章后面，战士梦想着神圣的大革命，现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战士的枪尖刹那间让人联想到了这样的形象，就像在无声地割着长长的杂草。割了草，然后被鲜红的血染红了。我的指尖微微地颤抖着。因为我的意志正竭尽全力抓住了想